



遥远的戈壁

敖 德 斯 尔



遙 远 的 戈 壁

敖 德 斯 尔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作者长期生活、战斗在內蒙辽闊的草原和遙远的戈壁。这些小說，就是根据他丰富的生活感受写成的。它們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描繪了內蒙人民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設两个历史时期所走过的光輝里程。其中，《“老班长”的故事》朴素而深刻地塑造了一个老革命战士的艺术形象；《欢乐的除夕》和《水晶宮》带有濃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撒滿珍珠的草原》則清新明朗，具有令人喜悅的幽默風格。

封面設計：耶 拉

插 图：官 布

遙 远 的 戈 壁

书号 1572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号)

字数 194,000 开本 850×1168 毫 $\frac{1}{32}$ 印張 $8\frac{11}{16}$ 插頁 8

196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6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00 册 定价 (3) 1.10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第 一 輯

“老班长”的故事·····	3
欢乐的除夕·····	34
鄂尔多斯雄鹰·····	44
春雨·····	55
“老車夫”·····	69
水晶宮·····	82
金色的波浪·····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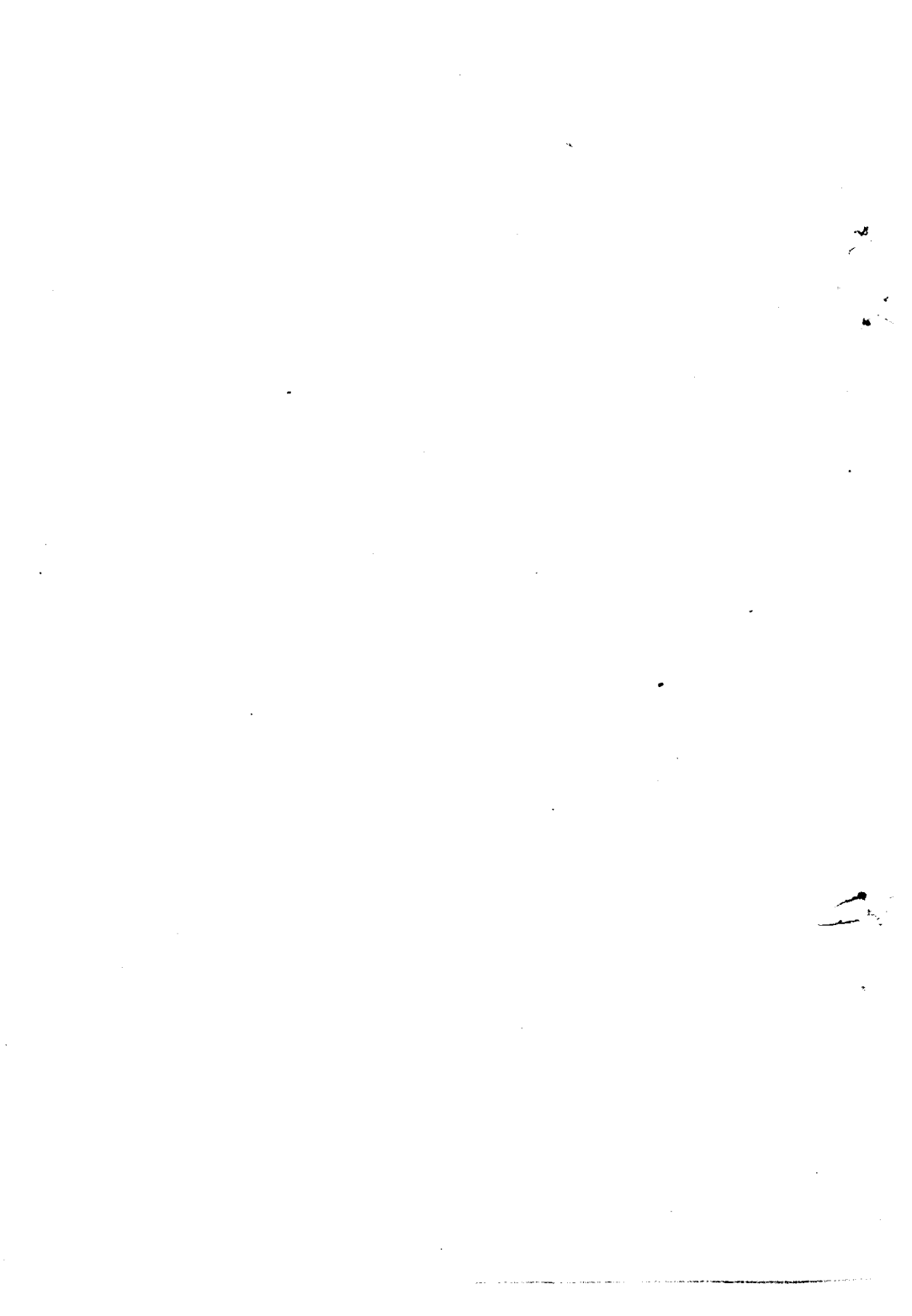
第 二 輯

撒滿珍珠的草原·····	109
--------------	-----

第 三 輯

枣騾馬的故事·····	173
牧人的兒子·····	182
莎仁姑娘·····	205
遙远的戈壁·····	222
新春曲·····	249
小岡苏赫·····	254
草原童話·····	272

第 一 輯



“老班长”的故事

五月初旬，正是草地最好的季节。我坐着火車在烏兰察布草原上奔馳。向窗外看去，到处是一片嶄新嬌綠的草色。在草棵子里开放了紅色的山丹花、藍色的馬兰花、潔白色的芍藥花、粉紅色的喇叭花、淺黃色的烏拉貴花，草原就象一大塊錦綉的綠緞。微风吹过来逐起滾滾的波浪，那一簇簇盛开的花朵全在点头哈腰。

万里天空瓦藍瓦藍的，連一絲綿羊毛般的云彩也沒有。燕子在河边飞来又飞去。从南来的大雁排成“人”字形，一直飞过。

我心里很愉快，但不免有些緊張和不安。盼望已久的实际工作将来到我的面前了，我得要好好地干一場，真正發揮出我学到的本領。可是这个地方到底怎样呢？各方面的条件如何？心里很急，想早一点到目的地看一看。

不久，火車到一个小站上停下来了，車廂里的人們全拿起自己的东西站起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这里是著名的鉄矿区——巴音烏拉山。

我背着大行李下了車。把足有一百斤的行李放在月台上，无可奈何地站了許久，希望能找到一輛向矿区党委会去的汽車或大車。这时，一位头发半白的老人同一个滿面紅光的青年战士走过来。那个战士手里提着很多东西，看来是准备上車的。

他們來到月台上緊靠着我站住了。

“同志，你也準備上車嗎？”老人轉向我，用低沉的東北口音問。

“不，我剛下車。”我迎面走去握了握老人的手，“老同志，礦區黨委在哪兒？”

“不遠，就在那個小山東邊。”老人指了指東南方的一个小山。“噢，你到黨委呀，一会儿跟我走吧！”

“這裡沒有接站的車嗎？”我問老人。

“車是多得很哪，不過沒有專門拉人的。你這是等車哪？”老人用責備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是的，我的行李太大……”

老人看了看我的行李問道：

“有多重？”

“有一百多斤。”

“這還算重？”他蔑視地向我掃了一眼，然後轉向了那個青年戰士。戰士從草綠色軍褲的插兜里掏出一盒香煙，遞給了老人。

大約過了十分鐘左右，汽笛響了，那個青年戰士跳了起來，向老人行了一个敏捷的舉手禮。

老人多皺的臉上立刻浮現出難舍難離的表情，他的嘴唇微微顫抖了一下，用低沉的聲音說了一句：

“孩子，一路平安……到部隊上……來信……。”

“爸爸，您回去吧，多保重身體。”兒子從車窗里探出頭來喊着。老人好像說不出話了，邊點頭，邊揮着手。

列車慢慢地開動了。老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裡，茫然地凝視着向那無邊的原野馳去的火車。他那飽經風霜的臉上閃着

泪珠。

“老大爷，”我无意中这样称呼道，“我們走吧！”

“好！”老人慢腾腾地轉过来，走到我行李跟前伸手提起来看了看，說：

“咳，哪有这样打行李的！你没有出过門吧？”

“……”这时只觉得我的臉有些发烧了。他看出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脫下他那粗布上衣放在肩上，指着我的行李說：

“帮我扶一把！”

我又惊奇又难为情，急忙走去搶过行李說：

“老……老同志，我，我扛吧！”

“哎，別客气啦，我看你的力气不一定比我大。”

“不，不，这绝对不能……”我还没有說完，老人把行李扛在肩上就走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叫五六十岁的老人背自己的行李，这象話嗎？我又着急，又怕別人看見了笑我，簡直成了热鍋上的螞蟻，一会儿跑到他左边，一会儿跑到他右边，要求他放下。他开始时說：不要紧，走几步再說。走一会儿又說，他背一半路，我背一半路。就这样走了一里多路了。后来我感到实在不象話，就硬把行李搶过来了。

我背着行李，走了半里来路就滿身是汗，跟踉跄跄的象个醉汉。虽然这样，我还是咬着牙坚持着，尽量装出不在乎的样子，有时还和老人說上两句。可是老人早已看出我不行了，但他倒沒有說使我感到不好意思的話。他指着前面的一块大岩石說：

“同志，咱們到那里休息一会儿吧。天太热了，想吸烟。”

“好吧。”已經精疲力尽的我当然很同意。

我們俩坐在那里，一边吸烟一边嘮起来。

“同志，你是調这儿来的？”老人問我。

“我是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这儿来的。”

“哈哈，那可太好啦！”老人的眼睛亮了，好象剛看到我似的仔細地打量了一番，說：“你好像是东部的蒙古人，是哪个旗的？”他这一問却使我感到惊奇。

“是蒙古鎮旗的。您怎么知道我是东部的蒙古人呢？”

“咳，只要是中国人，說一句話，我差不多就能听出他是哪儿的人。”

“您也在矿区党委工作嗎？”

“嗯，党委也算包括在我的范围。”老人干脆地回答着，随后站起来，望着迎面来的几輛胶皮車。

矿区党委也包括在他的范围，这是什么一級的大干部呢？我心里有些納悶，不由得打量着他。老人身材魁梧，滿面和气；穿一身深藍色的粗布制服，头戴着一頂退了色的黄色解放帽；多皺紋的方臉上帶着善良朴实的神色。年紀已經五十开外，但很有精神。不过看这位老人的衣着和言論、行动也不象負責干部。

“老班长！”前面赶車的人一見他，立刻跳下車来，“你哪儿去了？”

“上車站送我儿子去啦。”

“吁——”車夫把車停下来，后边車上的車夫們也都大搖大摆地过来了。

“哎！不是說請了二十天的假嗎？怎么这么快就走啦？”赶头車的黑臉大个子边說着边向老人伸出手来。看那样子，不象是握手。

这时老人早就把自己還沒打开的一盒恒大烟遞給了他，

說道：

“部隊上正在搞坦克訓練。也跟我們一樣‘分秒必爭’，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勁頭來學習哪！在這樣忙的時候，准他回來看老人，就不容易啦，看他一眼就夠了唄！”看來老人因有個當坦克手的兒子而感到自豪。他繼續說：“那個玩藝兒呵，可不象你們這個三套馬車，平時不好好練，戰時就要流血呀！”

大个子毫不客气地接过香烟，給別的車夫們每人扔了一支，然後自己點了一支。接着向老人微笑着使了一個眼色後，把剩下的大半盒全裝進自己的褲兜裏了。這時老人的臉上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得意的微笑，向我看了一眼，似乎在說：“看，我們之間就是這樣你我不分，親切相處的。”

“這位同志呢？”一個帶點河北口音的矮个子車夫問。

“是北京來的大學生，還是個蒙古同志。”老人很得意地回答過後，向我的行李掃了一眼，問那個矮胖子：“哎，你們拉啥去呀？”

“拉石灰。”黑臉的大个子搶先回答道。

“那為什麼還不快滾哪？”老人扭過頭來看了看天空，“一会儿非下雨不可，快給我滾！”

“你怎麼知道下雨呀？”那個大个子作着鬼臉傻笑着，伸出手來想摸老人的脊背。

“他媽的，跟爷爷還鬧着玩，滾！”老人向他的胸部給了一拳。車夫們哈哈笑着趕車走了。

當我和老人互相爭着背行李的時候，大車又停下來。車夫們互相商量了一下，最後那輛車的車夫揮着鞭子，把車又扭轉了過來。這時老人匆忙跑過去攔住了那輛大車。一会儿指指天，一会儿又指指車站，說了一通，打發他走了。正在這時，南邊的

公路上，出現了一輛拉木材的大卡車。剛才那個車夫，揮着手向汽車跑去，拦住卡車，比比划划地說了几句，卡車立即向我們駛來了。車還沒停，司機就从駕駛室探出头來喊道：

“哎，老班長，快來上車吧！”于是卡車哐的一聲停下，同時從司機棚里跳下來一個赤着肩膀的小伙子，沒說二話就跑過來，把我的行李扔在卡車上，又把老班長推進司機棚里，向我揮着手喊了一聲：“快上！”接着他自己也爬上了車。我心里想：“這位老班長可能是運輸部門的一個什么班長，不然大家怎么会这样尊敬他呢？”

卡車走了足有二十分鐘才到達一個新建的三層樓門前停下來。這時我才明白，原來老班長說的“不遠”就这么遠。老班長領着我走進樓房，一直走到一個挂着“書記辦公室”的門前敲了兩下。“請進！”從里边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進去一看，屋里有兩個人。那個穿一身草綠色蒙古袍的青年女人，正在電話里大喊大叫：“哼！黨委的決定，为什么不服從？……什么？……我負責！”她放下耳機轉過身來，一見老班長就開口道：“金志民同志走啦？”老人點了點頭。那個女同志抿着嘴沉默了一會兒，鼻子微微翕動了一下。

“老巴上哪兒去啦？”老班長問。

“巴書記上破碎廠啦。”女同志回答。

“小娜布琪，他是個北京來的大學生。”老班長拍着我的肩膀說，“你負責把他領到組織部，入上賬以後，領到我家去。”他又轉過臉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親切地說：“同志，你就住在我家吧！我是個光棍漢，現在家里只有我一個人，屋子又大又寬綽。我再給你介紹一些情況：我們那個招待所，你就不用想，一定滿滿登登的。好吧，快開飯啦，我得趕緊回去。”

“謝謝你!”我抱着无限感謝的心情,紧紧地握了握他那只干硬而溫暖的手。

“哎,你可別出去呀!”娜布琪向那个穿黑制服的人下命令似的說了一声以后,把我領到組織部。那里的同志說我的档案材料还未到,让我暂时先到采矿厂熟悉情况。我很想提出自己希望干的工作,但考虑了一下,刚到就讲价錢似的,影响不好。于是,走出来,下楼梯一看,我的行李不見了。那个女同志把我領到老班长的家。

他家就在离党委大楼不远的几排工人宿舍里,是大仓库隔壁的一間小平房。进屋一看,果然不錯。他早把我的行李打开后給鋪好了,下边还鋪着一条雪白的毡子。

屋里非常干淨。雪白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肖象,象旁边还貼着一幅解放軍搶渡长江的油画。門窗的玻璃擦得亮晶晶的。炕上整整齐齐地迭着一床黃被子;被子上放着一个軍用旧棉大衣。一張小桌子擦得干干淨淨,上边放着装在玻璃框里的林彪元帅的象,框下边还夹着他儿子的二寸照片。此外就是几本破旧的书和筆記本、茶杯等。这一切都整整齐齐、利利索索,使我想起了最近参观过的兵营生活。

娜布琪就象这里的主人一样,搬了个椅子让我坐上,又从抽屉里拿出茶叶給我沏了一杯茶。

“娜布琪同志,”我用蒙古話說,“那位老班长是什么班的班长?”

“嗯……很早以来他是个炊事班长,后来大家叫来叫去,‘老班长’就成了他的名字啦。”她揚起了那双細眉,很有趣地說:“同志們誰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从党委书记巴图木倫同志开始,直到全体职工、家属、附近的牧民,大家都管他叫老班长;孩子們

管他叫老班长爷爷，也有不少的孩子随着大人叫老班长。”接着她用純粹的烏兰察布口音講起了老班長的許多事情。她說：

“去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领导关心群众生活的时候，組織上把他提拔成总务科副科长啦，叫他专管职工食堂，可是沒有一個人叫他‘科长’。他自己从来也不說自己的名字。就說打电话的时候吧，他拿起耳机就喊：‘喂，我是老班长啊。’有人叫他签个字什么的，他也把‘老班长’三个字一划拉就完事；有时干脆把手指头一伸，按个手印就走。这也不是大家不尊敬他老人家。实际上在我們这儿，巴書記他們俩最受大家欢迎，也是最受尊敬的人。可是他自己情願让人叫他老班长。他常說：‘連林总都管我叫老班长哪。’”

小娜布琪同志微笑着向林彪同志的象看了一眼。

“什么？林彪元帅还称呼他老班长？”我惊讶地問。

姑娘微微一笑，得意地說：

“他是个转业軍人哪。解放战争时期，做过林彪元帅的炊事員，据說林彪元帅最喜欢吃他炒的菜哪。”

我听着听着产生了一种敬佩而羡慕的心情，情不自禁地說了一声：“喏，真了不起！”

“同志，你要想听林彪元帅的故事，就給老班长喝上几盅二鍋头，那他就講起来沒个完，可太好啦。”她流露出对这位老战士的无限敬爱。

我这才明白，他把林彪同志的象单独放在那么好的鏡框里，擱在自己桌子上的原因。可以看出他有多么热爱林彪元帅啊！我觉得老班长这个人物又可爱又有趣，于是向小娜布琪問道：

“你先給我講一講老班长的情况，好嗎？”

她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又瞧了瞧表，說道：

“他是先进工作者，人民代表。他虽然是个炊事員，群众威信可高啦……”

“怎么？你剛才不是說他已經当总务科副科长了嗎？”我奇怪地問了一句。

“你听着呀！”娜布琪不由得笑了，“調总务科以后，同志們給他搬来了一張办公桌，还按一般的規定送来了紙張、墨水等办公用品，可是他在那办公桌跟前只坐了半天，以后再也没有去……”

“他干不了啦，是吧？”我这么一問，小娜布琪向我瞪起眼睛，象为老班长辯护似的說：

“怎么干不了呀，人家是党总支副書記呐！大家問他为什么不到科里上班，他說：‘我在办公室整整想了三个鐘头，最后得了个結論，搞好大家的伙食，最好的办法还是亲自深入伙房，当我的炊事班长。再說，坐办公室对我來說等于蹲禁閉，还不如給国家節約点紙張和鋼筆尖呢！’这样，他把一个一千五百多人吃飯的中心食堂，领导的头头是道，節約了粮食还不算，还让职工們吃得又香又甜。

“他把这个食堂的經驗推广到全区各个食堂，效果滿好。从那次以后，哪个单位的食堂有了問題，他就去住上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两个月，最后保險能把伙食搞好。就这样他就成了有名的伙食专家。

“他最近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报告了他搞好伙食的經驗。我們从收音机里都听过他的講話。

“他现在还是不是副科长，我也鬧不清楚，反正他所做的具体工作还是炊事班长。不过他那个班的范围，可太大了……”小

娜布琪滔滔不絕地講着，她那個小嘴那麼快，又那麼靈，簡直象小燕子在叫喚。

“他的真名叫什麼呢？”我問她。

“嗯……他叫什麼來的……？”娜布琪低下頭，緊皺雙眉想了一會兒。

“你也叫不上來呀？”我這麼一問，不知為什麼，她的臉刷一下紅了，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說道：

“我從他兒子寄來的信皮上看到過他的姓，就是那個‘上下’的‘下’上邊有個點，那個字念什麼？”

“念‘便’。”

“哎，對啦，他姓卞。他名字是一個字，很難寫。”

“怎麼，姓卞？他兒子不是姓金嗎？”我感到很奇怪。

這時卞噙一聲，門被推開了，接着闖進了兩個孩子。大的是個五六歲的女孩子，圓圓的臉蛋，烏黑的眼睛。小的是個男孩子，臉蛋就象蘋果一樣紅，伸出舌頭舔了舔鼻涕。他們倆都穿着蒙古長袍，毫不客氣地走過來，在窗台上和抽屜里找東西。娜布琪從抽屜里拿出幾塊水果糖，給他們每人分了幾塊，就叫他們出去了。

“看，他們都是來找老班長吃東西的。”娜布琪關上了門繼續說，“人們都知道現在他老人家不在家，所以這裡很肅靜。晚上看吧，噓！這屋就象個車馬店一樣，工人、幹部、家屬，男女老少，蒙、漢、回、滿，各族各界應有盡有。就是夫妻吵了架，婆媳間開了意見也都找他解決，簡直是熱鬧極啦！他就象職工們的老媽媽似的，一天到晚盡為別人跑來跑去，可自己有沒有吃穿，他根本不管。他一個月掙七八十元錢，老伴早就去世了，一個兒子還在部隊上，他一個人能花多少？可是發薪不超過四五天，多半都

沒啦。不是給这个孩子买一双袜子，就是給那个孩子买双鞋；剛給这个买了，那个又来了。这还不算，有些职工家里人口多，工資不够用，一遇到困难就要求补助。老班长是党总支副書記，常常遇到这个情况。他二话不说，掏出錢包就问：‘用多少？我借給你。将来有了还，沒有就算了！’就这样給这个借，給那个送。他就是个这样的人。巴音烏拉矿区这么多职工和附近的牧民，提起老班长沒有一个不伸大拇指的。

“有一次，我劝他存点錢，他就拍着大腿反问我：‘存錢干啥？咱們这个社会里的工人阶级，还怕得病沒錢治，死了沒棺材？’我说：‘咱們这个社会的工人阶级，就这样大手大脚鬧浪费呀？’他瞪着眼睛问我：‘哎，黄毛丫头，你什么时候看見老班长浪费过一粒米，一根柴啦？’我说：‘个人乱花錢就不算浪费啦？’我也不肯认輸。‘你看我吃的、穿的、住的，哪样是浪费？哼，小同志，我看你有点缺乏共产主义风格。提高警惕呀！同志，共产党员、共青团員可不能有爱錢观点啊！’在很多人面前說的我好臉紅。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沒敢批評他。后来我冷靜一想，說他浪费实在是冤枉人家。你看！”她指着老班长的行李又繼續說：“据說这一条黄被子是他在部队时候用过的，至少十几年了，补了又补，可是他就不做一条新的。最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时候，巴書記在大会上把他当做典型，表揚了一番他那舍己为人、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风格，最后也把老头子批評了一頓。”

“为什么？”我奇怪地問她。

小娜布琪笑了笑說：“巴書記說：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有不全面的地方。还說，至少在现阶段，他这个共产主义不可能在全体职工中推广。由于个人收入和家庭人口多寡不同等原因，职工生活水平不完全一样，这是社会問題。这个問題別說是一个